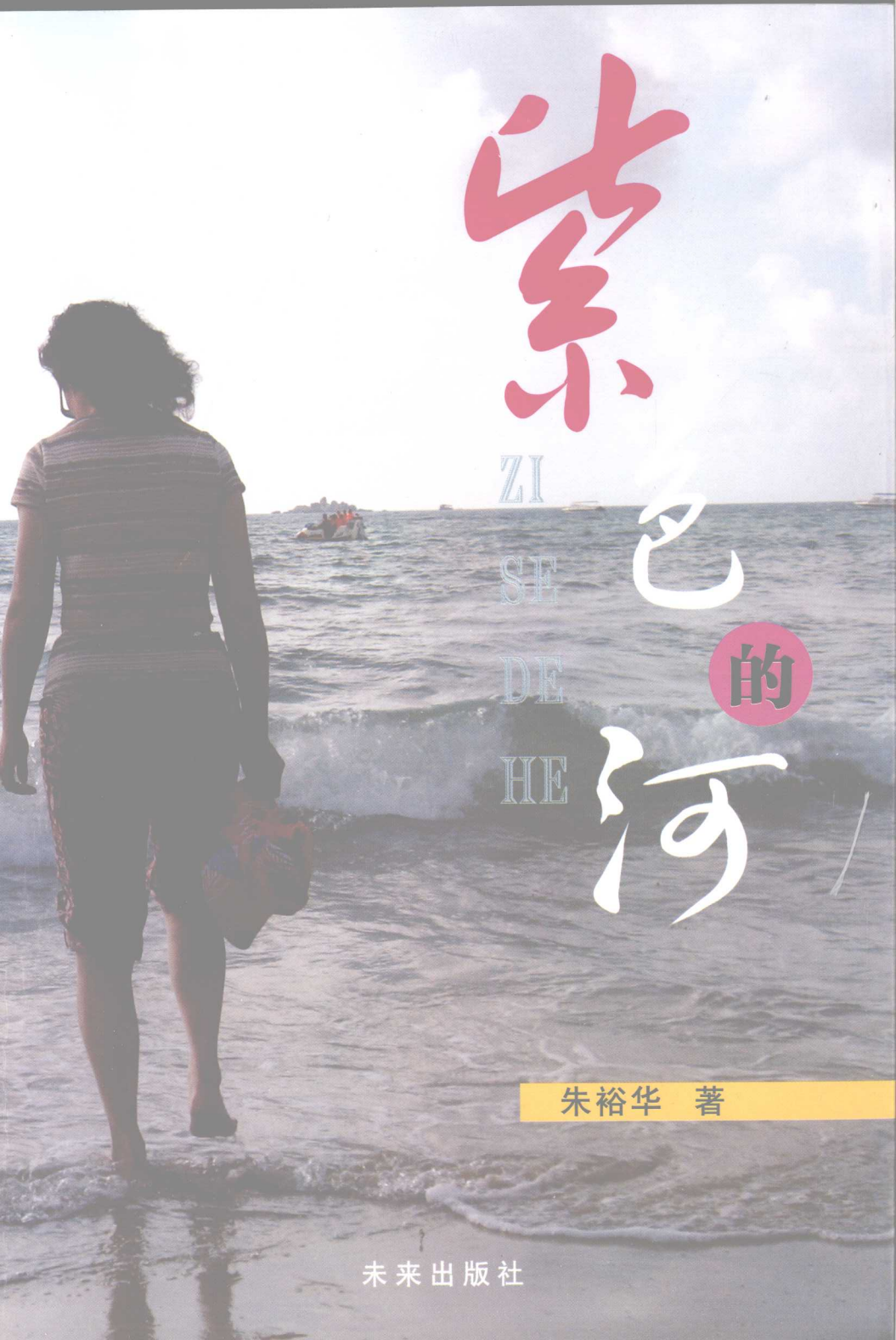




紫

ZI

SE

DE

HE

色

的

河

朱裕华 著

未来出版社

# 紫色的河

朱裕华 著

未来出版社

## 紫色的河

朱裕华 著

---

出版发行:未来出版社

社 址:西安市丰庆路 91 号

邮政编码:710082

印 刷:西安华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11.5

插 页:2

字 数:374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17 - 3642 - 1

定 价:26.8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 内 容 简 介

这部长篇小说,37 万余字,从文革开始起笔,到 20 世纪末结束,历时 30 余年,从一个方面记录了中国的那一时间段的历史变迁。

作者文笔清新优美,叙事娓娓道来,人物线索交待清楚,关系戏剧化纠缠;故事情节曲折复杂,跌宕起伏,颇有引人快读之感。

人物线索是呈现青年诗人申桦(后冒名程雨)与 3 位女性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所产生的爱情纠葛并衍生故事。先是大学同窗女友郑紫的胆小怕事,在恐吓利诱下的背叛,让他遭遇不公分配;再是他下放淮北电厂参加四清工作组与女医生晏芷(后改姓名李晏)同病相怜,互生情愫,以至为保护她而顶罪入监;最后是 20 多年后与下乡女知青盈莹(女舞蹈家)两人的不期相逢,互相倾慕。场面从大都市的大学校园转换到淮北平原乡村,历时多载再回复到上海大都市。主要人物近 20 位,关系互相交错,既有为爱情而产生的嫉妒所引发的政治陷害,又有为生存而被动的不信任结合;既有为追求正义而不懈的努力,又有失之交臂的扼腕痛惜;故事纵横,场景众多,从南到北,从城市到农村,从国内到海外,这一切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政治运动带给人们心灵的震撼、激荡、扭曲和伤害。通过文字,可以感受到作者深切地哀痛伤感,诗化的语句描写,更显得凄婉悲切,哀恸感人。读后,让人不由对主人公申桦(程雨)命运所经历、所遭遇的不公正深深悲鸣,并深深反思这场民族浩劫给人们带来的警示。

## (一)

凛冽寒风肆虐在江北平原，鹅毛般大雪漫天飞舞。整个世界显得阴沉肃杀，死一般静寂。

申桦在铺有薄薄麦秸的冰冷水泥地上缓缓躺下，带着浮肿的身躯承受着月复一月折磨，开裂的伤口在寒夜中痛得格外钻心，但更钻心的痛是灵魂。

“起来，起来！”在漆黑早晨，红卫兵把申桦等一伙被专政的对象赶到厂区操场，对着主席像列队忏悔，大声朗读主席语录，然后押上卡车前往市区进行游街示众、组织批斗……在喧闹中、无序中、暴力中的集会直到傍晚，一天又一天就这样重复演绎着民族悲哀的街头剧，多少人就这样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

一九六七年腊月的一个早晨，天气异常寒冷，申桦等人被吆喝起来后，通知他们每个人把自己行李立刻收拾好，原地等候。顿时气氛格外紧张，每个人心中笼罩着一股莫名的恐惧。不知等了多久终于来了一辆卡车，红卫兵立刻把申桦等被专政的一千人，全部押上车。

汽车向北急急开了约二个多小时，在一个矿区的煤研石堆场前停下。这时在堆场边上一间小平房里走出两个带着红袖章的人，其中一个还拿着红白相间的文攻武卫棒，径直向汽车走来。押送人员下车与他们两人握了一下手，交谈了几句，然后在一份类似文件上的东西签字后，立刻把申桦一千人移交给他们。

申桦等人在小平房里待了不一会，这时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人从

食堂带来馒头分给他们，算是午餐，并找来几个大碗示意他们自己从小煤炉上的水壶倒水喝。

接着他就宣布说：“今天你们到这里马上参加矿区抢修救险中队劳动，待会抢修救险中队刘队长会派人来接，希望你们通过积极劳动改造，重新回到无产阶级阵营中……”

申桦的馒头还没有啃完，矿上来带他们的车已到，并催促他们赶紧上车。申桦边拿行李边想，今天整个过程都是处于高度紧张，匆忙异常，似乎发生了大事，心里是沉甸甸的。

约二十分钟的车程，他们来到矿区一个旧食堂前下车，把行李搬进后，就通知开会。

召集会议是矿区抢修救险中队刘恒队长，他身材魁梧，面庞黝黑，说话声带着浓厚的山东口音。他神色凝重地说：“把你们要到这里来，是要马上投入到矿区救险工作，前天五号井坑发生严重渗水塌方事故，井下伤亡情况还不清楚，由于目前矿区，尤其抢修队伍几乎没人。都去抓革命、大串联、去造反去了……我不管你们是什么牛鬼蛇神也罢，走资派也罢，到了我这里，只要你们把活干好，我就认了！……”“现在开始点名，点到名的人报上你的技术特长，以前干过什么工种，现在我们抢修中队急需要懂技术的人。”点完名后，刘队长傻了，因为除了申桦懂技术外，其他人以前都是搞行政的、后勤、政工，与技术不沾边。这些人根本无法安排，但退回去也没有时间，矿上抢修救险工作迫在眉睫，而且事故还可能随时再发生。刘队长心急如焚，宣布暂时休会，自己急忙跑到矿革委会去汇报。

傍晚时分，刘队长才匆匆赶回，随即宣布继续开会，会上传达了矿革委会的指示：申桦等一千十一人只留八人，三个年纪最大的退回电厂。八人中，申桦留在矿上配电抢修班，其余七人组成抢修救险辅助班跟中队同时下井工作。

当时抢修救险工作十分艰苦，进度缓慢，这不仅由于物资的匮乏，更由于矿区几乎不到一半人上班，到处呈现着混乱及无政府状态。申

桦的工作虽然没有其余七人下井工作那样辛苦与危险，但其责任重大，不能有丝毫闪失，因为任何一秒钟的配电事故都可能引起井下停电，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在工作中只能全神投入。他吃住都在配电室，而且千方百计把许多残、旧、废弃的电气设备、电器原件收集起来，重新修理、重新组合，作为备品备件使用，以确保配电系统安全运行，这些都深得刘队长的赏识。

一天下午，申桦在刺骨的寒风中抢修一台户外断路器，双手已冻肿，脸已冻麻木，正好刘队长路过，大声问道：“你怎么不带手套、不带安全帽？”申桦说：“我什么劳保用品都没有。”刘队长想了一下便说：“一会到我办公室。”当户外断路器抢修完都快下班了，申桦急急赶到刘队长办公室。刘队长见申桦进来很客气请他坐下，拍着他肩膀动情地说：“年轻人真的不容易，干得不错。在这里你什么都别想，什么都用不着害怕，压根我从心里就没有把你当什么坏人，什么专政对象。我们国家今天搞成这个样子，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真让人心痛；但此话又不能随便讲，但我相信寒冬将至离春天也就不远了。”听了刘队长这番肺腑之言，申桦甚感意外，同时热泪满眶，一时哽咽不知如何言表，看着刘队长似乎看到民族的脊梁看到民族的希望！

“小申，这样吧：你把这个劳保手册和工作卡拿去用吧。这个手册和工作卡是个叫程雨临时工的，这小子命大死里逃生两次。尤其是这次矿难，他正在井下安装临时抽水泵，发现电源线不够长，又急忙赶上来去领电线；没想到刚上到井口，没多久就听见事故警报拉响把他吓坏了。事后对我说：‘刘队长放过我吧，我宁可回家种地，这矿上活咱不干’，他走了再也没回来。你就冒名顶替说不定也能逃过大劫。明天就拿这手册去领劳保，凭这手册还可以到矿工医院看病，拿药；但你一定要把这手册随身带好，千万别丢了，知道吗？对了，这事也不用对任何人讲。”

有句俗语“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不是暗喻人永远无法与命运抗争的哲理？

这天正好是农历的雨水，是申桦一生都不会忘却的日子。下午四时左右，申桦正在配电室忙碌着，突然矿区上空响起急促而凄鸣的警报声，让每个人都不寒而栗，预示着矿区又发生灾难。随即配电室内馈线开关相继跳闸，在强行重合瞬间配电室开关发生爆炸，那火光直冲室外，被炸飞的配电柜防护门直奔申桦砸去……

当申桦缓缓睁开双眼已是几天后的事情。他静静躺在病床上，全身裹满纱布，手背上插着针管，鼻孔插着氧气管，一点都无法挪动。他不认识这个世界，正如同这个世界不认识他一样。没有人来探望，没有人来跟他说话，他只能作哀鸣般呼喊“有人吗？有人吗？”也不知道经过多少时间，有两个护士来到他床前。他听的第一句话是：“你醒啦，都好多了。”也许是年轻，也许是顽强，也许是命运，他终于从死亡边缘挣扎过来……

一天给他喂流质食物的护士好奇说：“程雨，怎么那么多天你家里、你单位都没有人来看你啊？”申桦听了先是一愣，心想这回我真的成了命大的程雨啦。然后便轻轻的对护士说：“我家在外地，这里没有亲戚。”那护士就自言自语说：“你部门领导也不像话，人都伤成这个样子了，也不过来看你一下。”申桦心里想自己是被专政对象，哪有什么部门，哪有什么领导。哦，刘队长称得上是自己领导，

他可能会来看我，也一定会来看我！

其实申桦当时不知道刘队长永远不会再来看他了。刘队长与他们抢险战友们包括从电厂借来的七位辅助班人员在这矿井再次突然发生透水塌方事故中永埋在地下，长眠在自己故土了。

事故第二天，彭城电厂也急忙组成善后工作组马不停蹄赶到矿区了解事故情况，得知从电厂借到矿区的抢险人员已全部罹难。由于井下透水一时无法抽干，根本不可能进行打捞尸体及清点工作，只能暂列失踪人员处理。当善后工作组回到电厂汇报这次特大死亡事故后，在整个电力系统引起巨大震动，也引起了高层管理部门重视，尤其是动议让电厂这批人员跨行业去参加抢险工作的上级主管东部电网管理

局革委会面临调查的巨大压力。

病床上的申桦真的被人遗忘，他是那么孤单，床前除了给他医治创伤的医生和护士外再也没有任何人来过。他时而昏睡，时而清醒，他渐渐有了回忆。让在病床上的痛苦时光在回忆中淡忘……他想着晏芷，不知她在哪里？她身体可安好？他想着父亲，不知他有没有回广东？他又想着郑紫，想着与她在学校的幕幕历程。往事如同电影在他脑海，在他眼前历历在现。

在共和国经历十年动荡的前夕：一九六四年，申桦大学毕业，即将离别养育他多年的黄浦江，即将离别这座素有“十里洋场”之称的大都市，远赴他陌生的北方。同学们都为申桦不能留校任教深感不平，他们都认为申桦是最优秀的，是他们的榜样，不能因为一首诗而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同学们自发为申桦举行一次简单聚会算是给申桦送行。聚会放在班长徐蓉家中进行。在三十几平米家中挤着二十多位同学，虽然比较寒酸，但气氛热烈。由于地方狭小，他们干脆把床给拆了，靠墙上竖起，饭桌不够大，盘盘碟碟只能放在地上；吃饭时有的坐椅子，有的坐小板凳，高低不一。家中二老在煤炉上不停加工着小炒，仍满足不了这群初出茅庐的青年人。他们在喧闹中、争辩中、大谈阔论中风卷残席，不知道喝了多少瓶廉价的啤酒，一个个通红的脸，象征着他们对未来、对生活充满着希望，充满着追求，充满着梦想。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生活将是何等艰险。

一钩明月已挂天边，同学们一个个与申桦握手言别，最后徐蓉把申桦送到家门口，真诚对他说：“本来郑紫要来，一是向你送别，二是想表达对你深深的歉意，但同学们都反对，不欢迎她来，所以她一定叫我代地向你问个好。你从今天起什么也不用多想，人生到处是青山，无论你到多远地方，同学们都会深深想念你，尤其是小郑，你不要怪她，她不是有意害你。关于阮主任也想追她的事，我相信你多少也知

道一点，无须在意。其实以前小郑也多次跟我谈起阮主任的事，他有这个想法也曾想多次约她，但都给小郑婉言拒绝，其实那么漂亮的女孩子给人追也不是她的错。”申桦动情地说：“小徐，你讲的一切我都知道，我也相信她对我的爱，如同我对她的爱一样真挚。也许是命运吧，谁能想到我们的爱会卷起如此可怕的漩涡，请你转告她，我决不会怪她，也没有理由怪她。其实今天的结果都不是我们二人的错。为了她，也为了我，只能各走天涯。”

上海的夏夜十分闷热，大街小巷坐满着纳凉的男女老少，另有一番风情。申桦穿梭在这些草根群体临时的圈地，赶着回家，但脑海里浮现的不是今晚的聚会，也不是将要离别的繁华南京路，却是郑紫的影子。说也奇怪，边走边呈现出的是她在“五四”青年节的座谈会上对他铮铮有力批评发言时的影子。

一九六四年八月中旬，申桦父亲为他收拾行装，拿着家里最好的一个皮箱把他的衣服、杂物用品等一件一件放入。这算是父亲给他人生迈出第一步的祝福吧。此时申桦望着年已六旬的父亲，心中燃起以前不曾有过的敬意……父亲不是科班出身，但知识渊博；父亲一生清贫，但一生正直；父亲一生与世无争，却一生关忧着国家命运。他毕生刻苦勤劳，默默耕耘着并不富裕的家，父亲伟大的人格影响了申桦的一生。

翌日清晨，父亲提着皮箱送申桦前往上海北站。一路上父亲言语不多，但句句朴实。父亲说：“你今天就开始踏上生活，要记住两点：你最想写的东西把它留在脑海里；你最想说的话把它留在心窝里。”

北站月台上人头涌涌，挤满着送行的人群，告别声、啼哭声淹没了进站火车的轰鸣。申桦从父亲手上接过皮箱匆匆登上列车，从车窗中凝望着父亲经岁月风雨磨砺的脸庞。父亲也慈祥望着他，向他挥挥手，没有言语，没有微笑，只有从眼神中透出让人刻骨铭心的父爱

.....

火车徐徐启动，父亲身影越来越远，但仍看到他挥动的手臂，申

桦潸然流下深藏在心中的泪。申桦带着一种莫名的惆怅依着车窗眺望着急疾而过的树木高楼和街道。“申桦，申桦”，迷茫中申桦似听到有人喊他，回头一看，申桦愕然了，喊他的不是别人而是郑紫。“你怎么在火车上，你不是留在上海吗？”申桦惊奇地问。“我是要留在上海，但为了能给你送行，为了能有机会向你说一句对不起，我专程上了这趟车，我在前方站下车，送你一程。”郑紫边说边坐下。这时郑紫从挎包里拿出一本包装好的《青春诗刊》交给申桦并说：“这本诗刊是我另外专门买来送你的。因为我知道你现在身边也没有这本诗刊，而你送给我的那本我将永远留存。这本诗刊它改变你一生命运；这本诗刊也让我一生有负罪感。”申桦忙说：“一切都过去了，也许我们都太年轻，我们在学校学的仅是几本书的知识，而没有学到的却是整个社会、整个生活。我不会怨你，也不会怨任何人，我依然会是我。我在今后人生路上仍然会思索，也仍然会把我的思索写成诗。”

交谈中很快到了苏州站，郑紫紧握住申桦的手，轻轻地、真切的说：“今后一切要多多保重，并不是每件往事都能如烟飘远，如尘消逝。请记住上海，请记住母校，请记住我留给你的永远不变的思念！”此时她秀丽的脸庞流着两行泪水，匆匆挥了挥手下车了。申桦从车窗望出，她背对着列车在月台上抽泣，再也没有回头。申桦深情地望着她的背影，直到消失，心里有阵阵的绞痛。他深知为了她一生的平安，他再也不能打扰她了。

申桦打开包在《青春诗刊》外精致的花纹纸，那熟悉封面赫然跳入申桦眼帘，跳进申桦的心里。打开内页，见有一行字写着：永远留住自己的诗，就能永远留住爱的故事。郑紫 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翻过内页的第一首诗便是——

### 《紫色的河》

沿着紫色的河，  
追寻紫色的梦。  
把悲伤与苦难，

让飞雪带走；  
把善良与美丽，  
留给种子，  
深埋在这片冻土。

也许这一生，  
无法迎来春天，  
更无法看到紫色的花蕊；  
但希望与期待的种子，  
不是仍在?!

紫色是平和与朴实，  
从不斗艳；  
紫色是忧郁与思索，  
从不骄傲；  
紫色是弱小但是坚强，  
它亲吻的永远是土地，  
它染紫的永远是小溪。

紫色的河，  
伴着岁月的脚步，  
缓缓流向大海，流向远方。  
荒芜的河堤，  
疏落开出丁点紫色的花瓣；  
经过多少风吹雨打，  
经过多少摧残践踏，  
仍不屈地迎着朝霞，  
顽强绽放。

紫色的梦，  
依然在天堂，  
如同民族先驱的灵魂，  
在远方向人们呼唤。  
让渴望真理的祈求，  
插上翅膀，  
自由地翱翔；  
去探索明天，  
去探索世界，  
去探索人类心灵的创伤。

#### 六四、二雨花

谁能想到这首忧郁的抒情诗承载着申桦一生命运的泪水。

申桦是学校的佼佼者，各科成绩都很优秀，课外时间酷爱文学又热衷哲学与历史的研究，常在校园发表一些富有哲理、乐于探讨又常引起争论的散文和诗篇，赢得老师青睐。他瘦高的身材，带着几分儒雅与斯文，看起来颇有气质，所以渐渐成了班上同学的偶像。

六三年将过，也是申桦大学最后的一个学期，有位科任老师曾向学校推荐，希望申桦毕业后能留校任教。

最后一个寒假申桦想无论如何都要抽时间去拜会几位昔日的恩师，无论是他们的学识，也无论是他们的人品永远是申桦心中的楷模。春节将至，申桦好不容易搞来几张侨汇购物券，买了一点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的也看不到的中华香烟、汾酒和一些高档食品到几位教授家中探望。这既是一种后辈对前辈的问候，更是一种后辈对前辈的敬师尊道的礼节。然而这次拜访使申桦大为震惊：这几位才华横溢，孜孜不倦的老师都因为在新学期教育大纲研讨会上对学校的教育理念、课题的研究方向，提出新的观点、新的思维，批评那些死搬硬套苏联陈旧的落后的教育模式而受到猛烈指责与批判。他们先后调离一线教育岗

位到上海高教农场去劳动锻炼，劳动改造……几位老师的遭遇在最后的寒假里让申桦变得忧郁，变得痛苦，变得思索。有时候人一生都长不大，有时候却在一夜成长。

二月的上海寒冷，阴沉。刚开学，图书馆里几乎没人，静谧中申桦把心中郁闷与思索写成《紫色的河》抒怀诗，正想作最后修改时突然双眼被身后一双纤手轻轻捂住。申桦说：“你是谁？”对方咯咯笑着，没有回答。一松手原是自己女朋友，班上团支部书记，自己入团的介绍人郑紫。她身高一米六八，一头短发，像个运动员，大大的眼睛，高挑鼻梁，无时不透出青春与美丽。她不由分说就挨着申桦身旁坐下：“大诗人，你又在写诗，这回能不能先让我看看？”郑紫边说边注视申桦。此时他感到她深邃眼神中充满着炽烈火焰，充满着渴望。申桦感到很幸福，微笑着说：“你看吧。”她全神贯注轻诵着这首《紫色的河》，念完一遍又一遍，然后好奇地问申桦：“你心里有不愉快的事吗？心里真的很苦？”申桦点点头，然后告诉她写诗的原由。郑紫听了颇有一番感慨，脸上笑容也渐渐消失，一下变得满腹愁绪的样子。申桦轻问她：“怎么了，一下子就不高兴啦？”郑紫冲着他说：“不能光你才能有烦恼，我就不能有烦恼？”申桦逗着她说：“好了，不说其他，谈谈一个寒假除了跟我相聚了二、三次，其他时间怎么安排的？”接着郑紫浅浅说了一下她烦心的缘因。寒假时阮主任隔三差五到她家来看父亲，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另有所图，有几次还想约她出去，她都婉拒，搞得她很不开心……

申桦以前就曾听郑紫说过学校政工部阮副主任的事。在郑紫父亲刚调到发电厂当生产副厂长时，他仅是一名普通青年干部，后以调干生身份保送大学念书，毕业后留校，一直在政工部工作。以前偶尔也会去郑紫家看望一下老厂长，但郑紫父亲对他印象一般，甚至于还说他这个人城府很深，处世圆滑，办事精明。

为了舒缓一下低沉气氛，申桦说：“我把这诗发表后，专门送给你好吗？”郑紫听了，一下笑了并说：“那你为什么要用雨花这个笔名？”

申桦说：“雨的花是冲击，是荡涤；雨的花是付出，是永恒。”“这次我用雨花笔名发表后你可替我保密，我不想让人知道是我写的。”申桦认真地说。郑紫也认真点点头，双方紧握一下手以示承诺。

三月上旬《青春诗刊》发表了《紫色的河》，出人意料竟把这首诗放在首篇。当申桦拿着一本《青春诗刊》内页上写有“郑紫：献你《紫色的河》作永生的留念。申桦六四年三月”送给郑紫时，她十分激动，并说：“我也有礼物送给你，让你一生留住。先闭上眼睛。”申桦静静闭上双眼，突然感到一阵他一生难以忘怀的亲吻，那吻是那样热烈，那样投入，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直到楼梯有脚步声时郑紫才迅速松手，一溜烟似跑回宿舍。

万物苏醒的大地，越来越暖和，然而政治严寒丝毫没有消隐。文艺界、学术界在“左”的思潮推波助澜下开展的各种形式批判会越演越烈，也波及到大学校园。

清明过后的第一个周五，学校循例由学生管理委员会组织到学生宿舍抽取检查，检查内容包括卫生、整洁、文明等；被通知检查宿舍则由该室室长在宿舍等候配合。检查小组检查完一间又一间，一切似乎很平常，也很平静。这时他们走进 2538 室女宿舍，入室后环视四周，检查窗、桌、椅是否清洁，衣服有无乱挂，被褥是否叠齐，书刊有无乱放；并仔细检查学生在宿舍所看书刊是否健康。检查小组中有一位姓沈的女组员在团委搞宣传工作的，以前团委宣传干事陈之和曾单独和她交谈好几次，明示顶头上司阮主任有追郑紫的意思，要她多注意一下郑紫的情况，多接近一下郑紫，看私下里能不能出点力、帮点忙等等。

今天她一走进 2538 室时心里最关注的是郑紫的情况，但她却装着不经意的样子，慢慢走到郑紫的床前，看见床头上堆放书刊十分凌乱，她故作生气状：“看这是谁的床，也不整理整理。”边说边顺手一本一本检查郑紫看些什么书，当她拿着那本《青春诗刊》时便用嘲讽语调说：“现在毕业班写论文都忙不过来，还有时间看诗，这个人挺浪漫

的。”她打开诗刊封面，当她看到内页上写着：“郑紫：献你《紫色的河》作永生的留念。申桦六四年三月”时，她脸色顿时紧张，眉宇间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凭她十几年工作经验和政治嗅觉以及作为时代典型的文化思想告密者，很快就判断出这几个字是恋爱的佐证，而诗的内容正好套得上当前批判“封、资、修”的东西。她心想这一回的收获可以给阮主任和陈干事一个好的交待。她狡黠地笑着问室长：“你们班上有没有一个叫申桦的同学？”室长说：“有啊。”她又笑笑问：“他俩关系怎样？”室长毫无戒心如实说：“他们关系不错，挺好的。”检查小组临走前姓沈的对室长说：“你跟郑紫同学说一下，我借她这本诗刊看看，过两天还她。”还没等室长有什么反应，她已出了宿舍门急忙下楼梯。

当郑紫回到宿舍后，室长简单把事情向郑紫讲了一讲。听后，郑紫的心显得有些沉重。

毕业设计、毕业论文都是大学生们最后的拼搏舞台，他们全心投入，废寝忘食，命运似乎与这些文字、数字、图形紧紧连在一起。也许是毕业前的学习太忙、太紧张，郑紫把宿舍发生的事压根抛在脑后，也忘了向申桦提起。直到要举行毕业论文答辩会前十几天，郑紫被通知到校团委去开团支部书记会议。因为学校团委书记、政工部主任都参加市里学习班，会议由团委陈之和宣传干事主持。会议结束后陈干事要郑紫留下，说有事与她单独交谈。陈干事把郑紫带到办公室和蔼地示意她坐下，接着陈干事寒暄几句：“小郑，最近学习是不是很忙？越忙越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在这节骨眼上把身体累垮了，知道吗？”郑紫也泛泛作答：“临毕业了，都是这样，要赶课题设计，要准备论文。”“今天找你来聊一聊，顺便了解一下你班的情况。”陈干事渐渐进入正题。“对了，你和你班上申桦同学关系怎样？”陈干事平和谈话中突然话锋一转使郑紫始料不及，毫无心理准备，俊俏的脸庞顿时变得通红通红。迟疑片刻后，郑紫低着头轻轻说：“仅是普通同学关系。”“别紧张”，陈干事很会调节火候，接着又问：“他最近是否送过

一本诗刊给你？”郑紫沉默了，此时她感到问题似乎严重了。陈干事走过去给郑紫边倒水边追问：“他是不是送过一本《青春诗刊》给你？”郑紫说：“是的。”陈干事趁热打铁说：“对了，诗刊上被你画了又画署名雨花的那首《紫色的河》可是申桦写的？”“……”郑紫没有回答。

“没有什么大事，作为组织仅仅是想了解一下学生的情况，尤其是毕业班的动态。”陈干事轻描淡写似的说着。“其实你不讲组织上也清楚，的确申桦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个性的学生，问题在于他的立场，他的思想有点背离了党的无产阶级路线，所以我们要及早帮助他。这也是组织对他的关怀，这也是我代表组织找你来谈话的目的。”陈干事渐渐把谈话温度升高，同时把《青春诗刊》放在郑紫面前。“你作为班上团支部书记，一方面有责任帮助申桦，一方面要如实向组织汇报情况……你再好好想想那首诗可是申桦写的？”

……不知道沉默了多久，只听到郑紫说：“是的”，这时她已泪流满脸。陈干事也算舒了口气并很平淡地说：“今天我们谈话暂到此。作为组织纪律不希望你将谈话内容外传，过两天我们再交谈一下。”临行前，郑紫执意要回这本《青春诗刊》，陈干事考虑一下觉得应该还给她，没有理由扣压。郑紫拖着沉重步履，一脸茫然走回宿舍，倒在床上昏睡，连晚饭都没有吃。

论文答辩的日子一天天迫近，最大的烦恼也得搁在一边，郑紫抓紧准备为毕业考试作最后冲刺。但她在复习中常常走神，心中老盼着申桦能出现在身边。

一年一度的“五四青年节”将至，学校团委为结合当前反右倾大形势准备对应届毕业生开展一次思想教育活动，举办一次名为“抵制资产阶级黑思潮，牢树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座谈会，由学校团委陈干事主持。会议内容的安排先由三个班团支部书记分别作不同主题的发言，包括：批判当前学生如何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影响；批判当前学生严重自由主义思想泛滥及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如何影响班级、影响